

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、浙江省文联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“西湖论坛”日前在杭州举行。论坛以“戏剧的中国表达”为主题,分为“二度西潮”与跨文化互动“戏剧与民族化探索”“全媒体时代的戏剧评论”等论题。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王晓鹰在论坛上提出,在文化大繁荣但未必大发展的形势下,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应该有何担当,有何作为?

王晓鹰说,当下演出市场呈现“前所未有的繁荣”,演出场次、观众数量、演出收入等都呈繁荣景象——但繁荣不等于发展。“繁荣是量的积累,发展是质的突破。”目前,戏剧发展,需要文艺评论的深度介入。

中国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夏潮则明确指出,文艺要繁荣,评论更要发展,且离不开青年艺术家、评论家的努力和贡献。青年文艺评论家更应成为文艺评论的生力军、先锋队,成为文艺评论事业继往开来、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。

在“二度西潮”(所谓“二度西潮”,是日前北京戏剧界提出的概念,意为大批外国戏剧引进热潮,正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掀起。“一度西潮”是指上世纪80年代西方戏剧思潮的引入)到来之际,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评论家表达了忧思、忧虑、困惑、困扰。如何找到“戏剧的中国式表达方式”,如何推进中国戏剧前行?

首先,大家一致认为,评论界要促进创作方投身“经典意识”的创作,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,对人性进行深度开掘和表达。如果我们不放弃功利目的,不进入经典意识层面探讨,那么我们引进那么多外国戏剧就毫无益处。第二,评论界要帮助创作方进入有“中国意识”的创作。如果在讲好中国故事、表达好中国情感的同时,还能传递中国文化哲思,则更佳。具有中国意识的创作多了,才能明确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。第三,评论界要帮助创作方进行有“开拓意识”的创作。

将中国传统文化纳入中国戏剧的现代品格和当代活力的框架,并有量的积累、质的沉淀,在此基础上,中国当代戏剧才能与世界平等对话。

创作者其实也期待听到评论家的真的声音——如果评论家也能“浸入式”参与,而不是仅仅一味展现自身学术背景,会对创作遭遇的现实问题更有帮助。评论家也不能以一句“仅供参考”就把自己给“赦免”了。因为发展文艺评论,最终是为了推进文艺创作实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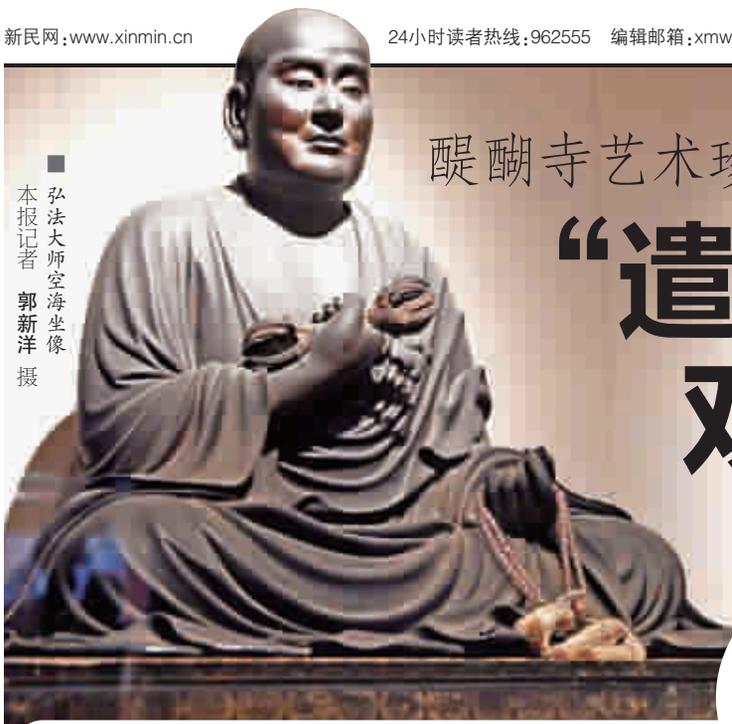
首席记者 朱光

## 醍醐寺艺术珍宝展昨在上海博物馆揭幕

# “遣唐使”空海 双目炯炯

经过将近4年的筹备,上海博物馆年度重量级展览——“菩提的世界:醍醐寺艺术珍宝展”昨天开幕,这是在日本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的醍醐寺珍宝文物首次亮相中国。据悉,个别珍贵文物出于保护原因仅展览4周。如此投入大、规格高但展期又较短的特展,在上海博物馆实属罕见。

■ 弘法大师空海坐像  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

### 进厅即见高僧坐像

醍醐,在佛语中指世间的最高美味,作为日本真言密宗醍醐派的总寺,醍醐寺不但在日本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,也是佛教东传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。醍醐寺的全称是“日本真言密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”,走进展厅即能看见的两尊坐像,就是与醍醐寺非常有渊源的日本高僧。

左侧彩绘木雕坐像是弘法大师空海,坐像头顶浑圆,炯炯的双眼正视前方,结跏趺坐,整座造像大方而端稳。他就是日本第16批遣唐使成员(公元804年入唐),在中国学得正宗密教后回日本传播,为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创始人。对日本佛教而言,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,空海及其密宗自此成为日本佛教的根本。他的下方是《(大日经)开题》,此卷是空海的亲笔草稿,这部经文用楷书行书等写就,从中可见日本僧人从中国取经后潜心佛学的热忱。另一坐像是理源大师圣宝。

### 大唐古风吹到日本

空海不仅带回了佛法,还带回了佛教艺术。醍醐寺作为日本真言宗一大艺术中心,保留有大量自日本奈良(公元710-794年)至江户时代(公元1603-1867年)的佛教雕塑、绘画、法器珍品。其中平安(公元794-1185年)、镰仓(公元1185-1333年)时代的佛教艺术受到中国唐、宋风格的影响,不少文物样式据传是空海自中国唐朝带回日本的。

展览第二部分“醍醐事相”,试图通过密教仪轨中使用的造像、法器、本尊及曼荼罗绘画等佛教艺术珍品,让参观者领略独具醍醐寺风格的佛教艺术。第三部分“风雅醍醐”,以日本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在醍醐寺举行“醍醐花见”(赏花活动)这一历史事件,引出醍醐寺在“应仁、文明之乱”遭受严重破坏并荒废百年后迎来的近世繁荣,通过桃山、江户时代的屏风画精品,向观众展现其收藏品的雅致与华丽。

为了此次展览,上博重修了一楼展厅。在日本和式展厅内,鹅黄色的幽暗灯光使佛画的明暗分界更为突出。展厅深处高台上,平安时代(10世纪)的木雕“不动明王”现愤怒相,身体显青黑色,戴臂钏和腕钏,右手持剑,左手拿索,身后有熊熊燃烧的火焰,让人生畏。“传入日本以后,密宗佛像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。它们更夸张,表现的是对



■ 上博特意为展览布置的日本和式展厅

醍醐寺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历史。据醍醐寺方面表示,这次之所以来中国展出,是希望让中国朋友看到,当时(由中国)传出去的密宗文化在日本被视为珍宝,仍然保留至今。

醍醐寺创建距今已1142年,座主也换了103代。同时代的唐宋文物,至今在中国保存完好者,大凡都发掘于帝王将相的陵墓。也就是说,中国的文物甚少通过几十代收藏家兢兢业业、代代相传的递藏,并完好有序地保存下来的,除非是从地下挖出来的。而相比之下,日本人在保护文物方面,意识要强得多——你看,一个醍醐寺保存了15万件珍贵文物,却一纸藏品不曾外流,确实让人惊叹。

### 马上评 一点启示

更令人唏嘘的是,长安寺高僧惠果传授给空海的密宗教义在中国逐渐失传,僧人空海回日本后传授密宗佛法,创建的真心宗开枝散叶,成为了日本佛教的一大重要宗派。如今要窥得中国唐代密宗的面貌,日本寺庙成了不可或缺的样本。除了密宗教义,同样为日本寺庙悉心保存的还有唐代密宗的艺术,醍醐寺珍藏的许多早期佛像、佛画就是根据唐代式样制作的,是如今研究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重要参照

物之一。

上博举办这场展览,无非是想向人们讲述这座寺庙与中国历史的渊源,强调它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,乃至介绍它在日本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。这确实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儿,然而更加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是: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,将世界珍宝级的文物一直精心留存下来——哪怕那并不是缘自他们国家的文物,他们都会当自己祖传家宝一样去呵护。

观赏醍醐寺珍宝之余,我想,梳理该寺历史流传中的一个脉络与轨迹,是否也会对国人珍视自家的宝贝,加强文物保护意识,有一些“醍醐灌顶”式的启示呢? 冬去

癫、痴、贪的威慑。”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副研究员李柏华说。

### 珍贵展品替换展出

此次展览,包括13件日本国宝、31件重要文化遗产在内的90件展品全部来自醍醐寺的珍藏,展览将先后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。上海博物馆将展出文物64件/组,其中日本国宝6件,分别是弘法大师空海真迹《(大

日经)开题》,记载醍醐寺初创珍贵史料的《醍醐寺缘起》,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绘画作品之一《绘因果经》,源自中国五代时兴起的“新样文殊”题材的《文殊渡海图》,以及受到唐宋绘画影响、创作于平安时代的《河梨帝母像》《阎魔天像》,重要文化遗产则有24件,两者比例相加占展出文物近一半。这部分展品多为年代久远、材质脆弱的纸质或绢地经书和佛画,从保护角度考

虑,将采用前后四周替换的方式展出。如前四周观众可以欣赏到佛画类的《绘因果经》《河梨帝母像》《五秘密像》以及空海真迹《(大日经)开题》,后四周则将展出《文殊渡海图》《阎魔天像》《弥勒菩萨像》《弥勒菩萨曼荼罗》等文物珍品。本次展览将于7月10日结束。7月下旬后移至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#### 相关链接

#### 醍醐寺的中国缘

公元7世纪,印度僧人善无畏、金胎智和西域僧人不空将以金胎智、胎藏界两部密法为代表的纯正密教传入中国。长安青龙寺高僧惠果从不空那里受金胎智密法,又从善无畏的弟子玄奘那里受胎藏界密法,之后融会二法,倡立“金胎不二”学说。日本僧人空海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,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。回国后,空海创立日本真言宗,以京都东寺为传法中心,故称“东密”。醍醐寺的创始人圣宝即空海的再传弟子。

#### 醍醐寺名称缘于中国成语

公元874年,理源大师圣宝在笠取山上创建了醍醐寺,这位空海的再传弟子,对日本真言密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记载醍醐寺初创珍贵史料的《醍醐寺缘起》放置于坐像之下,这份日本国宝记载了醍醐寺的缘起,寺名“醍醐”的由来和创建等。中国观众熟悉的成语“醍醐灌顶”,意思是用酥油浇到

头上,佛教指灌输智慧,使人彻底觉悟。醍醐寺的得名同样借用此意,相传理源大师圣宝在京都群山中为建立新寺庙寻找理想处所,一日遇见山神,正掬起一汪泉水,边饮边赞叹道:“呜呼,醍醐味!”山神称此山是佛祖传法的圣地,于是圣宝在山顶建立草庵,供奉准提、如意轮两观音像,这就是醍醐寺的雏形。